

驥馬 鄱陽上音緒睨下吾計反
筮一也下音逝婆贈上音附以物
賄贈死家也 湿於角反 優也厚也

廣弘明集卷第三

典三

廣弘明集卷第四

唐終南山釋氏

歸正篇第一之四

捨事李老道法詔 梁高祖武皇帝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

通極論

隋沙門釋彥琮

捨事李老道法詔十三

梁武帝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

厝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
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蓆草
屨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唯一食永絕
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
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
捨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
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
方聖僧伏見經云發善提心者即是佛心其
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
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
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
垢啓瑞迹於天中燦靈儀於象外度羣迷於
慾海引舍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
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示生
淨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尊道樹成光普
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貳怠自期
二月當至雙林示乃湛說圓常且復潛輝鶴
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

誰能救接在途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

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于時帝與道俗二萬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又勑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朕捨邪外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

卷四

二

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僞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

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干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砥波若之利刀牧涅槃之妙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水清日盛霧豁雲除燭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寘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舞

倦渴愛聲瞽之士慕探曠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見周鑒娘徵滿月圓姿漢感霄夢五法用傳方兆華俗潛啓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扆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

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
示權因顯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
邦迴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
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
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
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
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
正國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道傳經德音盈
耳臣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
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啓迷方粗知
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
入法流之真教伏願

天慈曲垂矜許謹啓

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
勑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
猛也

廢李老道法詔十四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
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鄰張之士封門受籙
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
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
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
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
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士
學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道士呪諸沙門
衣鉢或飛或轉呪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
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人擁闊貴賤移心並
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倚魚睨雲
漢高談自矜誇衒道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
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
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帝令上統法師與靜
揔試上統曰方術小伎俗儒耻之況出家人
也雖然天命令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
對之即往尋覓有僧佛俊一名曇顯者不知
何人遊行無定飲噉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

典四

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座酣酒大醉昂兀而坐右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統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輿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既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

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一足而立云我已現一鄉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呢諸衣物飛颺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搖帝勑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人令呪衣都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号爲內內則小也詔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處外爲大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咸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

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麁楚是味清虛焉在胸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頒勒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剃余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

典四

五

身飛逝皆碎屍塗地僞妄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帝諱佯即元魏丞相高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急性爲奴所害洋襲其位代爲相國魏曆將窮洋築壇於南郊筮遇大橫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魏收爲禪文魏帝署之即受其禪爲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歲帝曰檀越羅刹治國臨水自見帝從之覩群羅刹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鷺鷀去官魚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

竟日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文
大統法上面掩地令上覆髮而授焉先是帝
在晉陽使人騎駝勅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
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
有佛寺群沙弥遙曰高洋駝駝來便引見一
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尔

來何如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令北
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
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尔後
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於晉陽
通極論十五

隋沙門釋彥琮

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真俗兩端孰能
判同異所以大隱則朝市匪誼高蹈則山林
無悶空非色外天地自同指馬名不義裹肝
膽可如楚越或語或默良踰語默之方或有
或無信絕有無之界若夫雲鴻震羽孔雀謝
其遠飛淨名現疾比丘憚其高辯發心即是

出家何關落髮棄俗方稱入法豈要抽簪此
即染淨之門權實而莫曉倚伏之理吉凶而
未悟遂使莊生宗齊一之論釋子說會三之
旨大矣哉諒為深遠寔難鉤致竊聞陰陽合
而萬物成醞淡和而八珍美何廢四時恒序
五味猶別以此言之豈真俗之混淆隱顯之
典四

六

云異或有寡聞淺識則欲智凌周孔微庸薄
官便將位比帝王強自大以立身謂一人而
已矣不信有因果遂言無佛法輕毀泥曰賤
憊沙門愚襲腐儒戲招冥禍或有始除俗服
狀如德冠天人纔掛僧名意似聲高海域傲
然尊處詳為極聖豈知十纏猶障三學靡聞
不隨機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二子殊
途一何躋駿高懷達士孰可然哉冀欲解紛
挫銳假設旗鼓雖復俱有抑揚終以道為宗
致其猶五色綺錯近須弥而會同萬像森羅
依虛空以揔集歸根自芸芸之物吞谷寶華
茫之海斯誠光贊於佛道述獎於玄門庶令

無我無邪允謙允敬或貽後進論之云余有梵行先生者高屏塵俗獨栖丘壑英明逸九天之上志氣籠八宏之表藉茅枕石落髮灰心糞衣殊羊續之袍繩床異管寧之榻自隱倫西岳數十年矣確乎不拔澹然無爲每而歎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但蒼生擾擾繁以愛羅不可自致清昇坐觀塗炭復須棄置林藪分衛人間於是屈迹暫遊方踐京邑次於灝上有行樂公子者控龍媒於汎水飛鶴蓋於浮雲繡衣侯服薰風合氣璁勒金輦爭光炫日定知擲果之愛是屬潘生割袖之寵已迷漢帝接軫城隅陪曹王之席

興四

七

連鑣池側追山公之賞道逢先生怪而問曰先生兒若燕趙之士髮如吳越之賓容色似因陳蔡衣製不關楚魯徐行低視細語顰眉瓦鉢恒持無異顏回之瓢器錫音乍振何殊原憲之藜杖此地未之覩我嘗所不聞敢問先生何方而至先生靜默良久徐而對曰觀

子馳騁於名利荒昏於色聲戴天猶不測其高履地尚不知其厚吾聞坎井之內本無吞舟之鱗榆粉之間詎有垂雲之翼吾非子之徒歟其可識乎試當爲子言之幸子暫留高聽吾師也德本深構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高成於百劫之末惣法界而爲智竟虛空以作身寧唯氣稟二儀道周萬物而已斯故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爲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將啓愚夫之視聽須示真人之影迹其猶谷風之隨嘯虎慶雲之逐騰龍感應相招抑惟常理於是降神兜率之宮垂像迦毗之域氏曰瞿曇種稱刹利俗名悉達道字能仁乃白淨王之太子也家世則輪王迭襲門風則聖道相因地中三千既殊於雒邑國朝八萬有踰於瞽嶺宗親籍甚孰可詳焉暨吾師生也坤形六動方行七步五淨雨華滿國二龍灑水遍空神瑞畢臻吉徵據萃觀諸百代曾未之有然

復孕異堯軒產殊禹楔至如黑帝入夢之兆
白光滿室之徵徒曰嘉祥詎可擬議身邊則
金色一丈眉間則白毫五尺開萬宇於胷前
躡千輪於足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非可以
龍顏虎臯八彩雙瞳方我妙色校其昇降者
也雖復呂公之相高帝世謂知人若譬私陀

之視吾師未可同日於是崇業大寶正位少
陽甲觀洞開龍樓迥建至如多才多藝允文
允武非關師保自因天骨或於太子池臨泛
之辰博望苑馳射之際力格香象氣冠神功
試論姬發曹丕莫之與擬漢盈夏啓寧足涉
言父王宿衛甚嚴喻視弥駕九重禁闈聲聞
典四

八

則四十里三時密殿姬麗則二萬人然以道
性恬凝志願沖固雖居三惑之境不改一心
之節歷王城之四門衰老病之三苦乃自嗟
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脫屣尋真其於斯矣
于時挑則新花落雨青春始仲月則半輪低
閣永夜方深觀妓直之似橫屍悟宮闈之如

敗冢天王捧白馬而踰城給使持寶冠而詣
闕雖復秦岳蕭史周時子晉許由洗耳於箕
山莊周曳尾於濮水方茲去俗何其蔑如是
以仙林始抽簪之地禪河起苦行之迹沐金
流之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假獻糜座因施
草於是十力智圓六通神足魔兵席卷大業
剋成獨稱爲佛是吾師也法輪則柰國初轉
僧侶則憍陳始度至於迦葉兄弟目連朋友
西域之大勢東方之遍吉二十八天之主一
十六國之王莫不服道而傾心餐風而含掌
於是他化宮裏乃弘十地耆闐山上方會三
乘善吉談無得之宗淨名顯不言之旨伏十
仙之外道制六群之比丘晉前則吐納江河
掌內則搖蕩山谷論劫則方石屢盡辯數則
微塵可窮斯乃三界之大師万古之獨步吾
自庸才談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
子之述易詩予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
及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柱下史並驅驅於

典四

廿

方內何足道哉自我含靈福盡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流血何追爭沒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消慈雲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瞻相好於香檀記筌蹄於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無墜特恃斯乎但世道紛華群情矯薄人代今古暨于像運既當祖比稍復東漸所以金人夢劉莊之寢摩騰併蔡愔之勸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焉迄今五百餘年矣自後康僧會竺法護佛圖澄鳩摩什繼踵來儀盛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慧觀之徒並能銷聲掛冠翕然歸向緇門繁熾焉可勝道吾少長山東尚素王之雅業晚遊關右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猶淪火宅可久可大其唯佛教也歟遂乃希前代之清塵仰群英之遠迹歸斯正道拔自沉泥本号離欲之逸民摧邪之大將吾之儔黨其謂此乎公子感頰而言曰觀先生之辯雖可談

天然其所說何太虛誕竊尋佛本啓化之辰當我宗周之運自云婆娑揔攝靡所不歸或復光照無際聲震有頂或復八部雲臻十方輻湊計天竺去我十万里餘俱在須弥之南並是闇浮之內那忽此間士庶無至佛所如來亦何獨簡不賜餘光弗生我秦漢靡載我墳籍詳此二三疑惑甚僕聞貞不絕俗隱不違親所以和光於塵裏披蓮於火內至若束帶垂纓無妨修德留鬚長髮足可閑居且道本虛通觸無不是何必絕棄於冠簪專在於錫鉢竊以不傷遺體始著孝心莫非王臣終從朝命今旣赭衣髡髮未詳其罪不仕天子無乃自高敢諮先生請當辨析

先生曰吾聞大音不入於俚耳其驗茲乎猶宅可久可大其唯佛教也歟遂乃希前代之清塵仰群英之遠迹歸斯正道拔自沉泥本化道舍弘靈鈞遠被但衆生緣薄自爲限礙耳何關佛威之不大聖澤之無均其猶日月

垂像麗天雷霆發音動地而簡於聾瞽豈光微聲小者哉然佛遊舍衛有餘二紀三億之家猶不聞見何怪邊地十万里乎竊以周孔之生本惟華夏之邑夷狄不信其理何耶至於東方朔之昇淮南王之入錄然乘鸞排霧世有其人欲不長於神仙猶密之而弗載

寧解味吾師之道術書之於惇史乎況值秦皇焚典經籍不全何容守此局文遂無大見然有惑彼正真甘茲隨俗未悟身之非潔豈達命也無常服翫則數重不止慳貪則一毛難落屑屑頑民可悲之甚吾已無保於形骸誰有營於炫好鬚髮既剪我心自伏衣惟壞色愛情何起所以五綴而持想六時而繫念蕭然物外是曰逆流竊聞夏禹疏川則有勞手足墨翟利物則不憚頂踵殺身以成仁餓死而存義此並有違於大孝然猶盛美於羣書吾養性栖玄立身行道方欲廣濟六趣高希万德豈學子拘之於小節顧在膚髮之間

哉扇遂榮名餘事從北面之朝也其若効淺祿微唯勞諾走無暇功高位極常懼危謐不安千仞棄珠一何賤寶但火內之蓮非吾所發染而不染何尙能知

公子曰先生強誇華以飾非護墻茨而不掃請聽述耳之篤論略條其弊也四焉僕聞玉

典四

十一

樹不林於蒹葭威鳳不羣於鷦鷯先生道雖微妙門人獨何庸猥或形陋族微或類卑神闇無三端可以參多士無十畝可以爲延夫墮王事之不閑耻私門之弗立寄逃役於佛寺之內纔容身於法服之下見人不能叙寒溫讀經不解立正義空知高心於百姓背禮於二親非所以自榮其弊一也僕聞采椽土塔之儉唐堯之所以字民瓊室玉臺之盛商辛之所以敗俗況如來行惟少慤德本大悲只應宴坐於塚間經行於樹下何宜飾九層之剎建七寶之臺不愍作者之勞不慙居者之逸非所以自約其弊二也僕聞無自伐功

老聃之極教不讚已德唯佛之格言勞謙則君子終吉克讓則聖人上美必若內德充盛自然外響馳應賓侶坐致揄揚豈況佛心澄靜亡諸得失之咎如何獨許世尊之号不欲推人然彼羣經莫二之宗各談第一之稱自生矛盾將何以通非所以自遜其弊三也僕

聞情存兩寶心慎四知方曰通人之雅懷廉士之高節或散之於宗族或棄之於山水況玄道清淨反俗沙門而復縱無厭之求貪有爲之利勸俗人則令不留髓腦論駁施則便無讓分毫或勝貴經過或上客至止不將虛心而接待先陳出手之倍數此乃有識之同疾海內之共知非所以自廉其弊四也僕直言雖苦可爲藥石惟先生高見覽以詳之先生曰吾子不笑何謂道耶子但好其所以同寧知其所以異徒欲圯毀未損金剛吾道弘遠豈可輕矣吾聞萬機斯總聖皇所以稱大百川是納巨壑所以爲深王則不耻於細

民海則無逆於小水況吾師大道曠無不濟有心盡攝未簡怨親自當品戒德之小大混族類之高下故有除糞庸人翻陟不生之位應書貴士倒墜無間之獄內秘難識外相孰知子何自擅爲銓衡吾未相許爲水鏡若但以兒取人失之遠矣遂使叔向伏駿農之語

典四

十二

長者悟沙弥之說且復窮通有運否泰無恒或始榮而後辱或初微而後盛異轍紛綸可略言也至如立錐無地非慕堯舜之德餘苗不紹豈傳陽武之聖詎知吞併六國其先好馬牧人約法三章則唯亡命亭長樊噲起販屠之肆伊呂出厨釣之間歷代因循高門相襲遂爲四海強族五陵貴氏冠冕陵雲風流蓋世暨若朝陽晞露羨臯筭之難留宿草負霜混蠻蟻之莫別是知用與不用虎鼠何常尋未窮本人倫一槩那忽輕以乘軒蓋茲甕牖雖復才方周旦亦何足觀嘗試言之朝市虛煩身心空弊智者同棄賢人共鄙但覺斯

懷之可入所以避地而歸來吾則厭來苦而知昨非子便耽往欲而惑今是寧自安貧樂道少賤多能奚用太廟之犧牲豎子之烹鷄吾今素質自居默念無雜不假導於仁義豈亂想於繁華固亦騎遺牡牡自忘寢膳詎守寒溫之小才音義之薄伎修心可以報德何

窟定省之儀弘化可以接引寧止俯仰之事此吾所謂一勝也吾師空閑樂處不唯聚落輕微務納豈獨珠瓊是以栖形五山遊神三徑或受童土或餐馬麥讚淨心之小施譏雜相之多捨庶令藉此而建善根因茲而表誠信斯自束脩大體供養恒式豈佛身之欲須

典故

十三

乃舍生之達志便以凡俗難悟憍嫉未除競獻名寶利牧多福所以玉槃高刹掩日聳於半天繡桷飛甍連雲被於窩內爭名好尚善將焉在著相寡識遂及乎斯雖乖至真之理足感榮華之樂生民唯此爲功如來亦何抑說此吾所謂二勝也吾聞談無價之奇寶冀

欲拯貧讚不死之神香只將愈疾但衆生信邪巫之狂藥捨正覺之甘露困毒已深懷迷自父吾師之出世也本許救濟爲功知我者希無容緘默使物識真以迴向何是非而自取若夫二佛不並於世兩日不共於天厥号無等庶弘至教非如君子之小聖事謙讓之風者已然至理同歸逐情異說是經稱最各應宜聞此吾所謂三勝也吾聞不趨四民之利莫致百鎰之金但大患未亡有待須養吾稱乞士則受之以知足予名施主則傾之以國城何容責我之貪非不自揣已之慳蔽是驗分財相得獨應管鮑乎吾聞天王武庫出給尚不由臣下況吾師福物取與寧獨任凡僧本雖四輩而來今屬三寶而用爲道興供義乖行福旣爲十方常住非曰私擬諸已自專則法律不許請衆則和合無由不知予何德以能銷吾何情而敢擅只懼我之同咎豈欲貪利者哉竊以粒重七斤投水則烟火騰

佛飯餘一鉢與人則羣類充滿佛猶無憚於飢大寧有惜於餓烏是知輒用固以招懲迴施許而獲益真是衆生之薄福判非吾師之褊心至如餓鬼不覩川流病人弗覺美味罪

關於餓病豈流味之無也竊聞功臣事主粟帛不次而酬勳明王責躬蒼旻不言而効德予弗能自慨之無感專謗吾師之不惠持此饕餮何以為人至若鄭侯傾產於交遊田君布心於賓客空規豪蕩之聲勢詎擬福田而推揚此吾所謂四勝也吾雖言不足而理有餘子但驚所未聞或於所不見吾之所說子可悟矣

典四

十四

公子曰先生雖高談白雪終類守株所論報應何其悠眇僕聞闢闢混元分剖清濁薄薄異稟愚聖派流至如首足之方圓翔潛之鱗羽命分脩短身名寵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詎是宿業之能爲竊見景行不虧天身世而嬰禍狂勃無禮竟天年而響福遭墮若斯因果

何驗且氣息則聚生散死形神則上歸下沉萬事寥廓百年已矣何處天宮誰爲地獄庸人之所信達士未之言先生猶或繫風請更量也

先生曰公子辯士哉見何庸淺所談不踰百世所歷無越八荒詎能曉果報之終期察因緣之本際不可局凡六識因聖三明者也吾聞播殖百穀非獨水土之功陶鑄四生詎止陰陽之力既有根於種類亦無離於集起竊見或體合夫妻子孫不孕或身非鰥寡男女莫均至於螢飛蟬化蜂巢蟻穴非構兩精之產豈從二藏之妊若但稟之於乾坤人亦奚

賴於父母一須委運慈孝何歸是知因自參差果方環互支分三報星羅萬品或今身而速受或來世而晚成此理必然亦何而朽竊以賞罰不濫王者之明法罪福無舛業道之大功政治則五刑罰祿仕賞幽祇則三塗罪人天福目前可以爲鑒誠豈伊吾之構虛論

典四

十五

哉子未陷囹圄誰信有廷尉不遊岱宗便謂無鬼府但善惡積成則殃慶有餘被之茂典余所未悉至如疏勒涌泉之應大江橫石之感羊公白玉郭巨黃金駢標鮑宣之馬珠降噲參之鶴爰及宣王之崩於杜伯襄公之懼於彭生白起甘死之徵李廣不侯之驗陸抗殃則遺後郭恩禍則止身斯甚昭著孰言冥杳雖有知無知六經不說然祭神祭鬼三代做傳必也死而寂寥何求存以仁行無宜棄儒墨之小教失幽明之大理子可惜良才大甚愚僻早須歸悔體我真言

公子曰先生雖懸河逸辯猶有所蔽僕聞天

生蒸民剛柔為疋所以變化形器含養氣靈婚姻則自古洪規嫁娶則列代恒禮罪應不關於子胤道亦無礙於妻妾遂使善慧許賣華之約妙光納施珠之信衆香六萬尚曰法師毗耶二千猶名大士何獨曠茲仇偶據此情性亢龍有悔其欲如之品物何以生佛種

誰因續此先生之一蔽也僕聞猛獸為暴民之業毒虫含傷物之性所以順氣則秋獮除害則夏苗天道之常何罪而畏至於牛豕充犧羔鴈備禮運屬厨人之手體葬嘉賓之腹本天所生非此焉用然復鳥殘自死斑聽內律如何闢養形命空作土塵此先生之二蔽也僕聞天列箕星地安泉郡酒之為物其來尚久銷愁適性獨可茲乎所以嵇阮七賢興情於斗石之量勛華兩聖盛德於鐘壺之飲管則藉此而談玄于則因茲而斷獄聞諸往哲未嘗不醺但自持之於禮何用阻衆獨清此先生之三蔽也僕聞八政著民天之食五味資道器之身降茲呼吸風霞餉飲芝露敢為生類罔弗由之自可飽食用心無廢於道業何假持齋倦力有乏於勤修此先生之四蔽也先生若改斯蔽僕亦慕焉

先生曰吾聞剛強難化固當余耳子之蔽乎先生曰吾聞剛強難化固當余耳子之蔽乎

之未可與言道也竊以鄙言無遜尚避至親邪行不仁猶慙先達然其男則纔離襁褓美雙飛以求妻女則僅辭乳哺怨空房而感情苟貪小樂公行世禮積習生常混然誰怪此而無耻尤類鶴鵠勿將群小之制婚歟非高尚之敦雅且婚者昏也事寄昏成明非昌顯

典故

十七

之裁範諒是庸鄙之危行獨有展禽柳下之操可以厲淫夫彭祖獨卧之術可以養和性斯固播之於良書美之於方策况乃吾師之成教也弘淨行之宗經豈復順彼邪風嬰茲欲網將出六天之表猶無攜妓妾既超四空之外焉可挾妻孥唯有二果白衣繫業通許一床居士精而難混但品物之生自有緣託何必待我之相配方嗣於吾師獨不聞同一化生士無女業咸屏四大法喜資形此吾所謂一通也吾聞生死去來本方步蠖顯晦上下無異循環業之所運人畜何准是以衛姬蜀帝之徒牛哀伯奇之類狐爲美女狸作書

生抑亦事歸難思豈易詳也竊以持戒無畏鬼龍含德不懼蜂蠻怖鴿投影猛虎越江我善則報之以明珠人惡則應之以毒氣諒由息之生殺豈禽獸唯害物耶雖復飛走別形惜身莫異輪迴無始誰非所親恕已爲喻亦何不忍詎可宰有生之血肉充無用之肌膚

至若死而歸土物我同致所以黃不食龜孔猶覆醢況吾仁慈之隱惻孰甘美於肥鮮但五律漸開雙林永制此吾所謂二通也吾聞酒池牛飲著乎在昔雖百六數窮亦亂國斯起三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令身酩酊是焉可驗來生幽暗將復何已至如文舉之鑽不空玄石之瞑難悟蓋惟耽酒之狂客曷可以論至道哉但使深酣則過多微醺則愆薄欲言飲而無失未之有也往賢之所嚴戒良以此乎縱不關物命亦無宜舉酌此吾所謂三通也吾聞戒自禁心齊唯齊志可謂入道之初行教民之本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縱

情嗜日欲終爲難滿所以節限二時足充四大
覺繫蟬之附後見野狼之對前危亡之期既
切飢渴之情遂緩自忻道勝而肥何嗟食短
而倦竊以帝王之祠宗廟夫子之請伯陽猶
須絕味辛葷清居齋室況吾欲士身而訪道
寧復留心於美膳者哉此吾所謂四通也莫
謂子所不能謂吾爲蔽吾之所辯幸子擇以
從之公子於是接足叩頭百體皆汗蒐飛膽
喪五色無主旣如料虎復似見龍悅焉若狂
莫知所對先生摩頂勞曰吾唯愍物子何怖
耶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對曰僕本生下邑無
聞大覺之名稟性踈野翻踵外邪之見不遇
先生幾將禍矣比承下風之末精義入神仰
恃大慈追收前失請容荆落受業於先生之
門也先生曰子悟迷知返善矣哉

典四

廣弘明集卷第四

彦琮上魚箭反下宗反寢處上七錦反昌昌反莞席上忠官名

其器晞露上音希乾也皂綵下奉帝反一蠻蟻上音希乾也

一槧

下古反

甕牖

上鳥貢反

堅子

上童子也

棟於

上息勇也

繡桶

下勇也

百鑑

溢下音

蒼昊

下莫反

蠻蟻上音

唐終南山釋氏道宣撰

廣弘明集卷第五 豐

辨惑篇第二之一

俗之惑者大略有二初惑佛爲幻僞善誘人心二惑因果沉冥保重身世且佛名大覺照極機初審性欲之多方練病藥之權道故能

俯現金姿垂丈六之偉質流光遍燭通大千而闡化致使受其道者獲證塵砂內傾十使之纏外蕩八魔之弊故能履水火而無礙憊龍鬼而怡神三明六通暢靈襟之妙術四辯八解演被物之康衢其道顯然差難備叙至於李叟稱道纔闡二篇名位周之史臣門學

周之一吏生於厲鄉死於槐里莊生可爲寶錄秦伏誠非妄論而史遷褒之乃云西遁流砂漢景信之方開東夏道學余後宗緒漸布俗信受飾詠揚真乃造老子化胡等經比擬佛法四果十地劫數周循結土爲人觀音侍